

# 球星 的回想

王贞治 著

# 球 星 的 回 想

王贞治 著

龚志明 杨行夫  
揭 侠 刘宗和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 贞 治

回 想

---

据日本劲文社昭和 56 年 12 月第六版译出

球 星 的 回 想

(原名《回想》)

王贞治 著

龚志明 杨行夫 译  
揭 侠 刘宗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6.75 字数 118,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300 册

---

书号：10100·811 定价：1.05 元

责任编辑 竺祖慈

## 译者序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国人民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并完善着本国文化。一九八二年被日本文部省部分选入《中学道德教材》中的旅日华侨王贞治的回忆录，便是这部中日文化交流互润史的一个篇章。

王贞治曾是著名的棒球运动员，现任日本职业棒球队“巨人队”总教练。他出身于一个中日血缘结合的家庭，父亲是中国人，祖籍浙江，是一位怀有报国思想的爱国华侨；母亲是一位出身贫寒而又勤劳贤慧的日本妇女。王贞治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的诚实、厚道、勤劳的中华人品，从幼时起就熏陶了他的性格，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书字里行间所反映出的他那高尚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父亲教诲的结果。

一个偶然的时机，使王贞治踏上了职业棒球的生涯。从那以后，他作为职业球员，驰骋球场，度过了不平凡的二十二个春秋。他奇迹般地创造了棒球本垒打八百六十八号的世界纪录，先后九次被评为棒球优秀选手，十三次独占得分冠军，十五次夺得本垒打桂冠，从而蜚声体坛，深受日本人民尊敬

和崇拜。由于他的高尚的人品以及在体坛上作出的非凡成绩，他还获得了日本国国民荣誉奖，成为第一个在日本获得这种奖赏的旅日华侨。现在，王贞治的精神风靡日本，他那“厚道的中华人品”，即谦虚、敬和、刻苦、奋发的崇高品德，给予日本国民很深的印象，深受他们钦佩。正如日本人士所说的，他是“日本国民敬仰不已的两位异邦人”之一。

今天，我们将王贞治在结束运动员生涯后撰写的自传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如果这能对中日文化交流和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起一些作用；如果大家能够从中汲取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发起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情感；如果本书对我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在攀登世界高峰的进程中有所启示；作为本书的译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龚志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南京

# 目 录

译者序	1
序 章	1
第一章 引退	6
真相 · 苦恼 · 决心 · 困惑 · 宣布	
第二章 我和长岛	48
大哥 · 两人的距离 · 臆测性的报道 · 指挥 · 魅力 · 榜样	
第三章 我所认识的棒球	74
信赖感 · 努力 · 练习 · 指导 · 原辰德进棒球团 · 新选手选拔制度	
第四章 爱	104
国家 · 父母 · 家庭 · 妻子 · 教育 · 朋友	
第五章 随想	132
舆论 · 虚象 · 高中棒球 · 铁拳 · 挑战心 · 运气 · 高尔夫球	
第六章 路程	162
邂逅 · 早实 · 入团 · 自觉 · 单足击球 · 合气道 · 光荣	
后 记	206

## 序 章

晚秋的阳光将它淡淡的光线投在球场的开始发黄的草坪上，那甚至显出了初冬迹象的透明的秋空中飘浮着一朵白云，仿佛想向人们打听什么似的。看台上已经坐满了观众，象往常一样，他们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观众那涛声般的嘈杂声，从远处隐隐约约传到我的耳朵。

当我注意时，这才发觉自己被独自撇在四边被水泥墙围住的、象仓库一般的更衣室里。没有一个人。难道选手们都已经分散到球场上了？我无意马上离开这儿，就在这没有人影的更衣室里的椅子上坐了片刻，只是望着墙壁发呆。印在运动衣背上的“1”这一数字，令人奇怪地浮上了脑际，使人觉着怀恋。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双手紧紧地抱着运动帽。

我眨了眨眼睛。突然，从心底涌上了一股连自己都没能预料到的滚热的感情。过了一会我才知道，泪水沾湿了我的面颊。我用帽子遮着脸，等待时间流逝，数分钟以后又用双手擦了擦脸。“棒球生涯中不需要眼泪！”虽然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可这时偏偏

情不自禁地哭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在熊本县的藤崎台球场上举行了巨人队<sup>①</sup>与阪神队<sup>②</sup>的公开赛。这事发生在赛前。

作为四号击球员的我的选手生涯将在这一天永远结束。想到这点，我百感交集，大概是这种心情使我这样多愁善感的吧。

可是，我没有后悔，毋宁说，这是幸福的眼泪。至今我还感到自豪：这是二十二年来一心沿着自己坚信的道路迈进的骄傲的眼泪！

这一天，我在最后一次击球顺序以久未有过的良好感触打了一次本垒打。那的确是我王贞治的本垒打呀！回想起来，我进入职业棒球队的第一次安打就是本垒打，而这一天的最后一棒竟也是本垒打。这也是件特大的喜事，使人觉得善始善终似的。仅这一点，也叫人高兴不已。

无论是谁，总有引退的一天。人，谁都是要死的，所以无需为死而悲戚。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引退的收尾工作。对人来说，这是最紧要的。

我所尊敬的原纽约“杨基”棒球队的罗·格里克（一九〇三——一九四一年），是一个大职业棒球队的选手（左撇子，第一号击球员），从一九二五年起，

---

① 巨人队：日本的职业棒球队队名。

② 阪神队：日本大阪、神户地区的职业棒球队队名。



在棒球界活跃了十四年之久。甚至被人称为“铁人”的他，听说在三十岁时就已经作了如下打算：不管自己还能如何精力充沛地参加比赛，到了三十五岁也一定引退。他说：“待到运过时衰以后再引退就晚了，倘若三十五岁，还能在其它领域大干一番。作为一个选手，我不想活得不光彩！”

可是，就在三十五岁生日的前夕，他想将自己的打算付诸实施时，已经为时过晚——他的身体早已不知不觉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小儿麻痹）这一不治之症所侵蚀了。尽管如此，他仍想坚持到生日这一天，但终于未能在击球区迎接他的生日，也未能站到一垒垒垫。就这样，他那前人从未达到过的连续出场比赛记录，终于以二千一百三十次宣告结束。

据说这一年——一九三九年的七月四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格里克冲着看台上的球迷们热泪滚滚地说：“我真幸福！”可这一天，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这热泪的真正含义。

我觉得他临引退的时候是了不起的。可我不想做一个传说与神话式的人物，宁肯永远是一个有生命的王贞治。这是因为，我自己最了解自己。

在我引退之际，我得到了许多球迷和熟人的赠言。他们说：“作为王贞治的引退来说，太不带劲了，不是可以再施展一番吗？”

可是，我却十分满足，觉得我的引退是与我完

全相称的。似乎有许多人把我的引退与长岛的退役相比较，可我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象王贞治似的做好引退的收尾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我实现了与我相称的引退，至今我还觉得心安理得。

只是有一件憾事：部分宣传工具就我的引退做了种种臆测性的报道，致使社会上有许多人产生了误解，认为我的引退理由不单单是我王贞治个人的问题。

关于引退的理由，我自己比谁都清楚。而且，这也是惟有我自己才知道的事情。

我爱读的吉川英治<sup>①</sup>的《宫本武藏》这部小说，是用以下话来结尾的：

大风大浪乃是世之常情。  
随波逐流的小鱼，  
娴熟地畅游在风浪之中；  
它们在歌唱，  
它们在欢跃！  
可是，谁知道呵，  
那百尺以下的水之心、  
水之深？

武藏以力量和胜过天佑的东西战胜了小次郎。那是精神。小次郎相信的是技术和力量的剑，而武藏相信的是精神的剑。武藏在严流岛的决斗中战胜

---

<sup>①</sup> 吉川英治：日本小说家。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六二年。主要作品有《宫本武藏》、《新平家物语》等。

小次郎以后就失踪了，社会上种种流言蜚语不脛而走。可是，究竟谁能知道武藏突然销声匿迹的理由和武藏内心深处的奥秘呢？

英吉说：世上任何时候，谣言总是既有趣又可笑地到处流传，可事情的真相、内心的奥秘则惟有本人和当事者才能知道。

我也不知不觉到了四十岁。

退役，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随心所欲地记述一下这四十年岁月。

与此同时，我想再一次抚躬自问：我王贞治本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第一章 引 退

## 真 相

在引退问题上，我最困惑的一天是十月二十日，即长岛茂雄辞去巨人队总教练的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前一天。

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第二天二十一日，对我来说将是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sup>①</sup>。谁知风云突变，长岛突然在这一天宣布自己辞去总教练职务，前一天接到这一通知的我自然不知所措了。

这件事对球迷们来说也犹如晴天霹雳。从那以后，自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长岛热”。

可本来，这一天应该是我宣布引退的日子。

我的想法和决心已经在数天前告诉了棒球团<sup>②</sup>的首脑，尽管他们三番五次地挽留我继续当选手，但我脱掉运动衣的决心坚定不移。

就在二十日这一天，我满怀现役生活中的最后

---

① 此处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② 棒球团：组织职业棒球队，以举办该球队的比赛为其事业的团体。也称职业棒球队。

一次感激心情，邀请明里暗里都在支持我的运动员生活的妻子在外边吃了一顿晚餐，对她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犒劳。

谁知一个电话，把事态引到了与我打算截然相反的方向。

我决心退役，并不是因为长岛辞去了总教练的缘故。

社会上似乎有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我是追随长岛，跟他一起引退的。但我下决心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棒球选手谁都有一种自尊心，都认为自己是一国一城之主。这就是说，无论是谁，自己的去留都由自己决定。

就我而言，引退的条件之一是：倘若一年打不满三十次本垒打我就辞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引退只是时间问题。但我并不是从赛季初就这样考虑的。

我把引退作为迫切问题来考虑，是在赛季过了一半以后开始的。

~~那是一次“震动”。~~

事情发生在难以忘怀的八月十四日与中日队<sup>①</sup>比赛的时候。除了“突然”三字外，再也没有其它言词能表达我当时受到的震动了。

对方的投手是户田善纪。与其说他是我难对付

---

① 中日队，中部日本职业棒球队的简称。

的人，倒不如说他过去是我喜欢的投手，球速也不觉得怎么快。他还在阪急<sup>①</sup>球队的时候，我曾从他手里夺得了一次本垒打，那是在全日本棒球循环赛上，我将他的投球击出了西宫球场外场后的绿色屏障。

一号击球员中畑清和二号击球员筱塚利夫都用一般的打法击中了他的投球，两人一回到选手座位就说：

“一点也没有速度……”

可是，我站上击球区一试，不由地感到他那投球快得出奇。不仅如此，在第二击球顺序觉着“危险”而闪身放过的近身球却被裁判判为“好球”。中畑姑且不说，连没有力气的筱塚都说是“没有速度”的投球，不仅在我看来快得出奇，而且最终一筹莫展，无法应付。这是一次震动。即使在紧接而来的第三击球顺序，我的这种感觉依然没有消失。

“引退”二字在我心中突然鲜明起来，就是这个时候。

虽然在赛季前我一直委婉地说：“豁出去了，不行就引退！”但在这以前，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会成为现实。我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击球充满着自信。

“说不定我已经不行了。”这一想法第一次掠过了我的脑海。

在那以前，我也有过几次竞技状态失常，但每

---

<sup>①</sup> 阪急：“阪神急行电铁株式会社”的简称。

次都被我设法摆脱了。我想这回大概也能克服的，谁知到了九月竞技状态还没有恢复，既没有打出本垒打，击球率也越来越低。

“莫非真的不行了？”这句泄气话在我的脑海中时强时弱、时隐时现……

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打发日子，而且每呼吸一次，我那不安就象鼓起的气球一样膨大一次。不久，我开始这样想：鼓起的气球是有限度的。过些日子它会破裂吧。与其这样，莫如在它破裂之前自己狠心扎它一针……。

一天，我发现自己丧失了以前的那种拼劲，不禁为之愕然。要是连那种拼劲都丧失了，那就完了，我将不得不取消自己的运动员称号。

烦恼，为是否要与自己独创的单足击球法诀别而烦恼……

可我那时尚未灰心，我想：待到在后乐园举行的正式比赛的最后一天——十月十五日再做出最终决定吧！如果在这之前恢复到了自己感到满意的击球水平，或许可以再干一年。

这时，长岛的身边忽然忙乱起来。

长岛要辞去总教练的风声我也听说过，可我没有空闲去听那种谣传。击球率每况愈下，舆论把我说成是“最差的四号击球员”。

然而，事态丝毫不见好转。十月十五日，我终于自己下了最终结论——干脆今年年底前引退！

因为我想：既然履行不了作为巨人队四号击球

员的职责，那就既对不起棒球团也对不起球迷们。

我有些疲惫了。

倘然引退了，我想在一两年内完全脱离棒球，逍遥自在一下，并从稍远离一点的地方，重新注视一下棒球这项运动。

引退，也就是说脱掉球衣，这虽然是我的愿望，但现实却与我的预想迥然不同。

我引退的理由，主要在于自己的击球已经力不从心这一事实，从体力上来说，我并没有衰退到那种程度。棒球这项运动，本来就不是那种酷烈的体育运动，再长的比赛也不过三个来小时，何况其中一半时间都坐在选手座位上。因为它是一种半守半攻的比赛，所以即使说紧张那也只不过是击球、防守和出垒三个时候而已。即使精神上疲劳些，但肉体上并不那么痛苦。要是光是体力，我还有充分的自信。

可是，击球的一方是职业队员，投球的一方也是职业队员，这是技术和技术的较量，并不是一挥棒就能击中的。

就我而言，用眼捕球和用手击球都出现了感觉上的偏差，在八月和九月，这偏差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大了。

谁都有自己的击球点，譬如说：倘使外侧球就打这儿，倘使近身球就打那儿，等等。可我的动作赶不上趟了，当我奋起击球时，球早已飞到了我的



手边，尽管我也知道要是再早一点挥棒就好了。

六月十二日，我在对广岛队的一场球赛中打出第八百五十个本垒打，在其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了我的理想：

“我想再干两三年，打满九百个。”

在这招待会上，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要在今年年底前引退。

就是在迎接名手赛的时候，我的目标仍然是“本垒打王”这项桂冠。

当时，领先的**山本浩二**(广岛队)在本年度共打了二十四次本垒打，我与他只差三次，在我可达范围之内。那时，我的竞技状态刚恢复过来，击球率也在百分之二十八点七，所以我向自己发誓：要在后半阶段比赛中全力冲刺！

后半阶段的第一仗，是七月二十五日在甲子园对**阪神队**的一场比赛。在这场比赛中，我打出了本年度第二十二号本垒打。前途光明。在我心里，连“引退”的影子还都没有。

可尔后就不行了。以广岛一战为开端，在转战全国的十七场比赛中，没有打过一次本垒打。艰苦的比赛一场接着一场。

使我的心激烈动摇，使我惴惴不安的，如前所述那是八月十四日对**中日队**一战。一个月前我还在后乐园的比赛中从**户田**手里夺得了第二十一号本垒打，可这一次我却没能击到他的投球。